

红色记忆 地名故事

五烈士村

五烈士村的由来

1947年3月,为纪念贾正英等五位烈士,洮北县政府决定将英格吐村改名为五烈士村。

五烈士村

洮南市蛟流河乡五烈士村位于乡政府西南5公里外,距洮南市区32公里。有4个自然屯,6个村民小组。户籍人口592户,1334人,常住户344户,758人,全村幅员面积1990公顷。现在五烈士村早已旧貌换新颜,建立了配套齐全的村文化室和文化活动广场。“村村通”水泥路全覆盖,网络信息发达,村民住房全部砖瓦化。

五烈士事迹

1946年4月16日,洮北县庆平区长贾正英、副区长姚玉发率王洪信、彭华、侯景贵等3名洮北县干部学校学员组成武装工作队,到河西新力村开展反奸清算和分敌伪土地工作,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。被清算的地主恶霸张八子、何老九对此恨之入骨,他们暗中勾结土匪“占一”,密谋偷袭工作队。4月下旬,贾正英等人前往英格吐村开展工作,地主何老九假借进步,极力邀请工作队住在他家。阴谋狡猾的何老九骗取了工作队的信任,深夜,当工作队队员睡得正香的时候,何老九偷偷将工作队的枪拿走。随后打开院子大门,发出暗号。埋伏在村外的50余名土匪蜂拥而至,把整座

房子团团围住,他们丧心病狂地向屋内熟睡的工作队员开枪射击。激烈的枪声将工作队员们惊醒,工作队员以墙壁和土炕做掩护,奋力反击,但因寡不敌众,贾正英、姚玉发、侯景贵、彭华和通讯员先后中弹牺牲。因战事纷乱,当时忽略了那位不知姓名的通讯员,他身负重伤被捕,土匪向他索要钱要粮,他厉声痛斥土匪“没有”。穷凶极恶的土匪朝他腰部连开两枪,王洪信当即倒在血泊里,因伤势过重,英勇牺牲。烈士们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,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。(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)



烈士纪念碑

白城记忆



五烈士村村部



烈士图

一根扁担见精神

乐其

“一根扁担两头弯,井冈山下把粮担。军民同心反封锁,革命斗争不怕难。”一首“挑粮歌”,唱出巍巍井冈山的那段峥嵘岁月。

1928年,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队伍,同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,在井冈山会师了。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,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。

会师之后,红军由原先的千余人增至上万人。由于井冈山地形狭小,产粮不足万担,粮食等供给成了大问题。“红米饭,南瓜汤,秋茄子,味好香,餐餐吃得精打光。干稻草,软又黄,金丝被,盖身上,不怕北风和大雪,暖暖和和入梦乡。”红军战士乐呵呵地唱着歌,然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背后是物质匮乏的辛酸与无奈。这时,敌人的围剿也在日益加剧。

面对如此严峻的斗争局面,在毛泽东、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,红军采取了一系列的自救纾困举措:打土豪、分田地,使大部分佃农成为土地的主人;开办红色圩场,活跃根据地的贸易交易;用井冈山的竹木、油、茶等资源换取紧缺物资;开展群众性的熬硝制盐运动,缓解用盐压力……在这些打破敌人封锁围剿的举措中,声势浩大的,投入兵力最多的是挑粮运动。

当时,山下根据地征集的土地税粮,按片集中在茅坪谢冠南家、大陇尹家大店和柏路长富桥杨家祠。“一天一小仗,三天一大仗”,粮食存放在山下不安全,更不宜久留,需全部运上山贮存。那时上山没有公路,全靠扁担挑,井冈山红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挑粮运动。当时挑粮路线有三条:柏路线、茅坪线和大院线。这三条路上黄洋界都有20多公里,且山势陡峭,运一趟粮食上山是多么不易啊!

然而,任何困难都压不垮英勇的红军,他们精神抖擞地行进在挑粮小道上。走在队伍前列的是军长朱德。你看他,头戴草帽,脚穿草鞋,不顾山高路陡,同战士们一起挑粮上山。当时朱德已经42岁了,年纪偏大,又是军长,白天挑粮很累,晚上还要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,战士们怕他身体吃不消,就把他挑粮的扁担藏了起来。不料,朱德又找来一根扁担,上面写上“朱德的扁担”五个字。大家见了,就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。

在挑粮的队伍里,还有前委书记毛泽东的身影。不过他背的是背袋,是贺子珍特意缝制的一条粗布口袋,能装四五十斤谷子。来到运粮队伍前,他抖抖手中的布袋笑着说:“肩背背扛,我还省着一根扁担呢!”沿途群众见毛泽东也来挑粮,惊奇地问:“毛委员,怎么还累着你挑粮?”毛泽东笑道:“号令一声三军动,我怎能不去呀?”战士们看见毛泽东、朱德都参加挑粮,备受鼓舞,挑粮的劲头更足了,大家你追我赶,谁也不甘落后,很快把30多万斤粮食运上了井冈山,解决了根据地的给养问题,支撑了井冈山工农武装的革命斗争,也为井冈山精神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陈列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“朱德的扁担”,论形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它和别的扁担一样,都是竹子做的,约摸三四尺长,中间稍宽,两头略尖。但这又是一根不平凡的扁担。扁担挑起的是希望。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,大家一起挑粮,鼓舞的是士气,凝聚的是军心和民心,预示着革命胜利的希望。扁担见证的是真情。军长带头挑粮,战士藏起扁担,这“一挑一藏”里,彰显了官兵之间的浓浓真情。扁担孕育的是精神。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,只要坚持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,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,克服不了的困难。时下,扁担的实用价值也许并不大了,但其中蕴含的不畏艰难、团结克敌的精神,却永远不会过时。

小小扁担,一头挑着艰辛,一头挑着希望;一头挑着使命,一头挑着民心;一头挑着过去,一头挑着未来。

上善若水

周爱华

孔子问道于老子,拜别之际,老子手指黄河,说:“汝何不学水之大德?”孔子问:“水有何德?”老子道: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,处众人之所恶,故几于道。”意思是: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样。水滋润万物,但从不与万物争高下,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,所以最接近于“道”。

水有崇高的品德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阐述了水之七善:“居善地,心善渊,与善仁,言善信,正善治,事善能,动善时。”在老子看来,水谦逊、公允、诚信、无私,并善于自处和审时度势。水性至善至柔,但它能攻破坚硬强大的事物,无往不胜,又谓“至刚”。成语“水滴石穿”说的就是水拥有坚韧的力量。

水博大而精深,孔子将其视为君子人格的化身。据记载:孔子观于东流之水,子贡问道:“君子为何见到大水要观赏一番呢?”孔子说:水遍生万物

而无私,似德;水流向下,曲曲折折皆循其理,似义;水浅处流动不息,深处渊然不测,似智;水奔赴百仞之谷,毫不迟疑,似勇;水柔弱而能渗入细微之地,似察;水蒙受恶名却不辩解,似包;浑浊之物进入水中,出来就干干净净,似善化;水力量器,总是很平,似法度;水遇物则止,并不贪多务得,似君子处事有度;就算经历百转千回,水也必定东流入海,似君子意志坚定。

水的品性丰富而充盈,蕴含着修身之理、处世智慧和人格精神。古代文人常常寄情于水。《诗经》中“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,借水表达的是思念之情;《论语》中“知者乐水,仁者乐山”,是说智慧的人像水一样懂得变通;《观沧海》中“水何澹澹,山岛竦峙”,曹操寓情于景,借水抒发的是壮志豪情;《孙子兵法》中“兵无常势,水无常形”,蕴含着灵动的战略战术;《孟子》中

“观水有术,必观其澜”,比喻做人要追求至高境界;《荀子》中“水则载舟,水则覆舟”,意在说明百姓是水,力量巨大,举事当先审民心。

世人敬水、爱水,尤爱一尘不染、澄澈洁净的清水,常用水形容清廉。隋朝赵轨在齐州为官四年,其清正廉明、政绩突出,被调回京师做官。临行之际,当地百姓挥泪相送。一位老人捧着一杯清水,颤抖着双手敬奉到赵轨面前,说:“别驾在此任官,从不受贿纳物,犹如水火不相容。如今您要走了,我们不敢以壶酒相送。公清若水,特此献上一杯清水为您饯行。”赵轨接过,一饮而尽。自此,“清水别驾”传为佳话。

水无色无味,平淡自然,人们用水形容君子之交。唐贞观年间,薛仁贵尚未得志,与妻子住在一个破窑洞中,衣食无着落,全靠普通百姓王茂生夫妇接济。后来,薛仁贵投军,立下赫赫战功,前来府上送礼者络绎不绝,都被他谢绝。薛仁贵唯一收下的是王茂生送来的两坛清水,并当众连喝三碗,后感慨道,这就叫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。

饮水思源,当懂感恩。是水,灌溉着大地、哺育着万物;是水,奉献着自己、容纳百川。我们当敬畏水、珍惜水、爱护水、节约水,还要以水为师,学习水的胸怀、水的境界、水的品格,做到心态上静如水、工作上初如水、操守上廉如水、名利上淡如水。

苏学士与王安石

吴志浩



《警世通言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》(明天启间金陵善堂刊本)中的“苏轼和王安石”形象

挫型”的情节类型叙事,故事的来源应该是宋元杂剧。冯梦龙在篇首提到本则故事的意义是“奉劝世人虚心下人,勿得自满”“强中更有强中手,莫向人前满自夸”。在另外一个同类型的故事中,苏轼却充当了“强中手”的角色,为秦观解围。(见《醒世恒言·苏小妹三难新郎》)

说苏轼“在宰相荆公王安石先生门下”,对王安石执弟子礼,见必曰“晚学生”,自是小说家言。苏轼在嘉祐二年(1057)进士及第。据说,苏轼的策论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获得主考官欧阳修(1007—1072)的赏识,因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的门人曾巩所作,为了避嫌,将他由第一降为第二。按照唐宋人习俗,举子对于提拔他们登科的知举(主考官),必奉为坐主,以门人自居。实际上,欧阳修对苏轼早有知遇之恩。早在进士及第前,苏轼就通过滁州知州雷简夫认识了欧阳修,并获得了后者的赏识。在登第后,通过欧阳修,苏轼得以进入当时的士大夫核心圈,“是岁登第,始见之于欧阳公,因公以识韩琦、富弼”,皆以国士待轼”(苏轼《范文正公文集叙》)。苏轼对欧阳修一直是尊敬有加,视之为师的,称“轼七八岁时,始知读书,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,其为人如古孟轲、韩愈之徒。”(苏轼《上海直讲书》)欧阳修去世,苏轼在《祭欧阳文忠公文》中说“受教于门下者,十有六年”。有意思的是,据《西塘集卷旧续

闻》记载,看到王安石的“咏菊诗”写出续句的倒是欧阳修(文字少,原文曰“秋花不比春花落,传语诗人仔细吟”,勿得自满)“强中更有强中手,莫向人前满自夸”。在另外一个同类型的故事中,苏轼却充当了“强中手”的角色,为秦观解围。(见《醒世恒言·苏小妹三难新郎》)

说苏轼“在宰相荆公王安石先生门下”,对王安石执弟子礼,见必曰“晚学生”,自是小说家言。苏轼在嘉祐二年(1057)进士及第。据说,苏轼的策论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获得主考官欧阳修(1007—1072)的赏识,因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的门人曾巩所作,为了避嫌,将他由第一降为第二。按照唐宋人习俗,举子对于提拔他们登科的知举(主考官),必奉为坐主,以门人自居。实际上,欧阳修对苏轼早有知遇之恩。早在进士及第前,苏轼就通过滁州知州雷简夫认识了欧阳修,并获得了后者的赏识。在登第后,通过欧阳修,苏轼得以进入当时的士大夫核心圈,“是岁登第,始见之于欧阳公,因公以识韩琦、富弼”,皆以国士待轼”(苏轼《范文正公文集叙》)。苏轼对欧阳修一直是尊敬有加,视之为师的,称“轼七八岁时,始知读书,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,其为人如古孟轲、韩愈之徒。”(苏轼《上海直讲书》)欧阳修去世,苏轼在《祭欧阳文忠公文》中说“受教于门下者,十有六年”。有意思的是,据《西塘集卷旧续

闻》记载,看到王安石的“咏菊诗”写出续句的倒是欧阳修(文字少,原文曰“秋花不比春花落,传语诗人仔细吟”,勿得自满)“强中更有强中手,莫向人前满自夸”。在另外一个同类型的故事中,苏轼却充当了“强中手”的角色,为秦观解围。(见《醒世恒言·苏小妹三难新郎》)

然变天下之俗。”天才和天才总是惺惺相惜的。元丰二年(1079),苏轼因为诗文“谤讪朝廷”被逮捕入御史台狱。御史台又被称为“乌台”,因之此案也被称为“乌台诗案”。相传,苏轼下狱后,王安石曾说“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?”“不知更几百年,方有此人物”。其王安石也向神宗进言,说“自古大度之主,不以言语罪人”“今日一旦致于罪,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矣。”(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)王安石在乌台诗案中的态度为他和苏轼之间的关系缓和埋下了伏笔。

天才之间并非总是充满张力。苏轼在回复“新党”官员李琼的信中说“知荆公见称《经藏》(指《胜相院经藏记》一文),是未离妄语也,便蒙印可,何哉?”(苏轼《答李琼书》)元丰七年(1084),离开黄州的苏轼,绕道北上,道经江宁,拜访了王安石。苏轼称此次会面“某到此,时见荆公,甚喜,时诵诗说佛也。”(苏轼《与滕达道六十八首》之三十八)两人见面,自然不会只是“诵诗说佛”,但谈话的具体内容,恐怕也只有当事人知道的了。旁人只能从记载中看出来两人相见甚欢,“劝我试求三亩宅,从公已觉十年迟。”(苏轼《次荆公韵四绝》之三)在此后致王安石的书信中,苏轼也自称“某游门下久矣”(苏轼《与王荆公二首》之一)。当然此处的“门下”只是对于地位高于自己的长辈的客套话,不能理解为就是“门人弟子”的意思。

对于晚年的苏轼来说,对王安石不能释怀的也许就是对“同”和“异”的不同理解了。苏轼认为“王氏之文,未必不善也,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”“地之美者,同于生物,不同于所生。惟荒瘠斥鹵之地,弥望皆黄茅白草,此则王氏之同也。”(苏轼《答张文潜书》)肥沃的土地可以生长多种多样的植物,贫瘠的土地才会生长单一的黄茅和白草。

碑帖之美

胡竹峰

山川草木花鸟虫鱼,是我文章师承之一。竹筒碑帖书画,也是我文章师承之一。好文章未必非得从文集里读到,书集里可读好文章,画集里可读好文章,市集里也可以读出好文章。

几年前去鲁北村集,看到有人卖菜,有人买书,有人赶车,有人拉货,有人估衣,有人量布,有人抓药,有人测字,有人称米,有人打油。村集尽头是牛市,换马的,驱驴的,赶猪的。有人还把布袋搁脚底,袋子上毛笔写有“牛经济”三字,间架近乎金农漆书。不远处坝埂上走来一个推独轮车的中年汉子,昂然而行,推着南瓜、青椒、土豆。天空晴朗,狗尾巴草长到大红公鸡冠那么高了。一场场一幕幕都是好文章,可惜我写不出来,九百年前的孟元老得了先机。

当年孟元老避地江左,追忆昔日繁华,种种胜迹徒然湮灭,可惜转眼成梦了,做得十卷《东京梦华录》。记彩山灯火,北宋汴梁之宫苑典祀、巷陌勾栏、节物风流,人情和美,但成怅恨,有黍离之思。今日读来,相隔千年如《清明上河图》一般锦瑟市集尽归眼底,活色生香的文字难掩故国不堪的幽咽与惆怅。春花秋月已了,只有在梦中,方能再见故都的繁华。

好在文章还在,丹青还在,器物还在,碑帖还在……今人谈到书法,第一想到的就是碑帖。

歌功颂德、立传、纪事的文字,刻碑以纪。关于帖,欧阳修认为其事率皆吊哀、候病、叙睽离、通讯问,施于家人朋友之间,不过敷衍而已。

读碑帖,常常读出一身喜气。三三五五地打开,摊一屋子,像小时候看连环画。汉简与魏碑相叠,行书与草草呼应,发出很多声音,钟磬的声音,欧阳询的声音,褚遂良的声音,杨维桢的声音,文徵明的声音,邓石如的声音。各有师承各有笔法,到头来字里的性情声音才是定居。

碑帖有郁郁之气,让人文采兴盛,几乎有点得意忘形,无才可恃,也要做物……肺腑之间有笔墨流动,一个个句子追赶着,一段段文字追赶着,一篇篇文章追赶着。碑帖气息熏染文字,多了旧味,也多了色泽。好文章有旧味有色泽,墨分五色,文章亦如此。

碑帖有旧影心迹。有人梅妻鹤子,下笔清贵;有人宦海沉浮,笔下一股湖海风云;有人一生淡泊,字里散发规整的庭园氛围;有人身居高位,下笔意满神旺;有人哭之笑之,有人生不拜君……古琴素手纸窗瓦屋灯火青荧,天与地合,意与神凝,情通自然。意与神凝兮如痴如醉,情通自然兮惠风和畅。惠风和畅,如痴如醉,一股酒意传来,酒意里几缕药气,几缕茶香,如此正大。

碑帖里的酒意,如痴如醉,对笔痴,对墨醉。所谓书法,不过笔墨同醉耳。所谓书法,不过天地同醉耳。

碑帖里有药气,悲天悯人,针石心肠。书法是一味药,是清凉剂、醒酒汤,安神、疗伤、治病,是对无可奈何的排遣,是对百无聊赖的消解。

碑帖里有茶香,吃茶去,超然物外。吃茶去,烟火人间。吃茶去,逍遥乐事。吃茶去,饮水解渴。吃茶去,谈佛论道。吃茶去,家长里短。

碑帖大有笔法、墨法、章法、想法。笔法墨法章法者也,若无想法,都是做作。书法家还应该有个烂漫之心,烂漫之心生出一团团元气。方能字字康阜,笔笔饱满,无一懈笔。

碑帖常有文章所少的见字如面:字从心出,心借字形,人影闪现。读碑帖,常常看见性情,有人诚恳恭敬、天真烂漫,有人特立独行、不拘一格,有人仰天大笑出门去,有人战战兢兢入屋来,有人桀骜不驯,有人规规矩矩,有人放肆泼辣,有人内敛斯文……

古人习字,不以书家自居,亦不以书家为荣。王羲之、苏东坡书法好,文章也好。读二王父子杂帖,读苏黄文集,高逸厚朴,篇篇绝妙好辞。古人的趣味,向来偏心文士翰墨,历代书家多是学问文章家。傅山曾说文章小技,于道未尊,况兹书写,于道何有?书法讲究字外功夫,字外功夫无非经史子集,无非人情练达,无非世事洞明。腹有诗书气自华,何止如此,腹有诗书气也华。

先贤字里自然的峭拔,是宗师气度是宗师品格。读碑帖,看得见前人的笔意,貌丰骨劲,味厚神藏,也看得见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甘苦在砚台的墨香里修行。笔墨是心性之呈现,笔墨下落,宣纸轻呼,过去的心性过去的风神在枯笔淡墨的笔路上一览无余。

旧中国的庭院文化渐渐稀薄,那些精妙碑帖都是古迹也都孤寂。王羲之的杂帖,颜真卿的文稿,文徵明的手卷,董其昌的条幅,旧味氤氲,人间万事纵然消磨尽了还有墨痕故纸的暗香。

碑帖之美,无非十字:尖,厉,冷,幽,玄,动,静,空,雅,正。文章之美,也无非此十字。旧年喜欢尖,厉,冷,幽,玄,如今最好动,静,空,雅,正。正最难。正是为人为艺的巅峰。